

# 末代镖师

方彪 著

第一部

提刀寻路



學苑出版社

# 末代镖师

## 第一部 提刀寻路

方 彪 著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镖师. 第1部, 提刀寻路 / 方彪著. —北京 :  
学苑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805 - 5

I. ①末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5394 号

出 版 人: 孟 白

责任编辑: 刘 丰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

网 址: [www.book001.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电子信箱: [xueyuanpress@163.com](mailto:xueyuanpress@163.com)

经销电话: 010 - 67601101 (营销部)、67603091 (总编室)

印 刷 厂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53

字 数: 92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0.00 元 (全三册)

---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亮 刀 ..... | 1   |
| 二、横 刀 ..... | 55  |
| 三、血 刃 ..... | 249 |

# 一、亮 刀

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放弃了劫法场救谭嗣同的计划，成全了谭嗣同守义成仁的志向，收殓了他的遗体后，亲自扶灵送回了浏阳。

从浏阳回京后，王五总是闷闷不乐。一日清晨，他牵着马走出源顺的大门，准备到广安门外达官营遛遛马。正要上马，驰来五匹骏马，五位少年滚鞍下马，齐刷刷地向他请大安，表示了拜师投源顺之诚。王五抱拳道：“不敢当！不敢当！小爷们看样子都是在旗之人，无人镖局之理。”说罢翻身上马，驰向了广安门。

出城之后，王五一抖丝缰，坐骑腾空，刹时就到了达官营。回首一看，五位小爷都紧跟而来，竟然没有被甩掉。王五心中一惊，坐下赤炭火龙驹是名副其实的千里马，能不被落下的骑手可真不多。于是下马拱手道：“小爷们有何见教？来到这跑马场，想来是要一显身手，王五敬候了。”

小哥儿五个飞身下马，齐声答道：“愿前辈指教。”言罢一转身，左脚刚一点镫，坐骑如离弦之箭，哥儿五个在飞驰中飞镫落鞍，绝尘而去。王五不禁高声叫好。

转眼哥儿五个又拨马而回，跳下马来，在马屁股上击了一掌，马即疾驰而逸。跑出一箭之地后，哥儿五个狂奔追上逸马，从马后屁股蹿上马背，稳坐在马鞍之上。然后调转马头，向王五拱手行礼：“晚辈献丑了。”

这时蓝天白云之下，一队大雁由北向南飞来，哥儿五个同时弯弓搭箭，弓弦一响，飞马而去，均在空中接得落雁而归。王五拍手叫好，拉着哥儿五个的手走进了路旁的大酒缸，坐定之后举杯道：“小爷们身手不凡，敢问名号和府上是何门第？”

王五这一问，就静了场。小爷们愣了一下开始自报名号：“富仁德、关义德、兆礼德、玉智德、常信德。”报完名号后富仁德说：“我们哥儿五个是结义弟兄，我年长算是老大，都是密云城关营西村人，在家放马、种地。名字都带一个德字，村里的人就管我们叫五德。五、武同音，我们就结了一个武德会，农闲时练练功夫，没受过名师指点。”

王五给哥儿五个斟满了酒，自己举杯一饮而尽，说：“源顺专走北道

上的镖，过密云出古北口，是蹉熟了的路。营西村在檀营西墙外，一墙之隔营里营外是两个天地。营里住着满、蒙八旗，都是吃粮领饷的爷。营外是种地的老乡，村里也有不少马户，专门贩卖口外的骡马。也代营里放养军马，说是代养，实际上是上差来阅兵时凑个数，好吃空额。可是近来马户都不景气，八旗丁多兵少，兵多马少。兵和马都没什么空额可吃了。”

王五这席话把小哥儿五个都说傻了，在真人面前就别说假话了。仁德站起来躬身施礼说：“前辈恕晚辈不敬，我们哥儿五个都是檀营里的旗人。我和礼德、智德是满洲八旗，义德、信德是蒙古八旗。”

“在旗之人本应当兵吃粮，可是兵额日减，生齿日繁，旗人当不上兵也就没钱粮吃，吃丁口粮饿不死也得饿个半死。”

“从前选兵是凭一马三箭，可是去年出了新章程，分文场、武场两试，过了文场才准考武场。文场中的猫腻可就大了，卖题、换卷、代考的都有，凭的就是银子、路子。”

“我们哥儿五个都早五世恩尽了，家里没银子，也托不上大门坎，从小就苦练了一马三箭的功夫。要是当初，放马冲到靶前正鞍一箭，然后藏身鞍侧一箭，拨马反身一箭，三箭皆中就算中试，能当兵吃钱粮了。可是白练了，文场不过根本进不了武场。说实在的，就是过了武场吃上钱粮也没用了。新军都使用后膛枪，一马三箭成了经看不顶用的花活儿。再守着这玩意儿不放，那就是一条路走到黑。”

“今年的章程更邪，文试、武试都停了，改成了保送。由每个佐领选送文武皆通者去新军习洋枪，可是说去全没去，都在营里吃上了兵额。”

说到这儿，义德把话茬儿接了过去：“我和信德是科尔沁部的人，乾隆年间由铁岭调来的。人走旧道，吃钱粮没戏了就帮着跑蒙古买卖的货栈拉骆驼、赶大车。在北道之上闻您的大名，哥儿五个一商量，就来投源顺了。”

礼德上过几天随营官学，又好到关厢的关帝庙外听评书，是说《水浒传》的半个先生，顺着义德的话，站起来给王五敬酒，说：“晚辈也知道，当兵是国家的干城，除暴安良。可是老百姓都说：兵匪一家，遇上了兵祸、匪祸都是在劫难逃。《水浒传》上说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可是梁山好汉又都没有好结局，不受招安是‘匪’，受了招安又不得善终。”

“镖行的人好说‘受人钱财与人消灾’，街面上的人见了镖师还叫声‘达官爷’，干镖行是条正道。我们哥儿五个也算是习武之人，当兵没有路子，想穿官坎是没戏了。投梁山，上哪儿找及时雨宋公明去？想来想去，

只有来投前辈了。”

王五静静地听着小哥儿五个的说词，等五德把肚子里的话尽倾之后，又给每人斟了一杯酒，说：“镖行天下，全靠诚信二字。于心诚，于人信。一诺千金，这是镖行的大道理。源顺是个小局子，所务就是走镖，走镖可是件苦差事。特别是北道上，风餐路宿是家居过日子。碰上了胡子、马达子，弄不好就得动真家伙，要见血。”

“‘家有隔日粮，谁去干镖行。’一马三箭是好活儿，走镖可不能光凭这功夫，于口外镖路而言，近来道上朋友都玩上了抬杆、手冲子，有的还要上了洋家伙，都不是善茬儿。”

说着，王五从腰间掏出了一把俄制左轮：“这玩意儿连扣连响，能打七发，都管它叫七星枪。俄造的骑枪更厉害，能打三百多丈。光凭长枪、腰刀、硬弓这三件宝是不行了，还得会玩长火（步枪、骑枪）、短火（手枪）。一旦动了洋枪，生死难料，枪子儿不认人呀。”

说到此处，王五长叹一声，举杯一饮而尽。智德赶紧又给满上了酒，说：“前辈放心，我们哥儿五个也不是缺心眼儿、没眼力见儿的人，到时候知进知退。跟您走镖不敢说能顶起事来，多少能帮着挡点事儿，前辈就放心吧。”

信德把话接了过来，说：“檀营现在也换了洋枪，都是新军换下来的‘单打一’，就是口老了点，膛线松了。有顶子的也都别上了左轮手枪，是天津机器局、神机营机器局的国造。使起来还行，就是重点儿。您这七星枪看着就有样，动真的时就不用说了。”

王五把枪收了起来，说：“短火一别是腰里硬，可是能不用就不用。走镖时要是动了短火，那就是你死我活，以后这条路也就别走了。你们哥儿五个都是孩子，我看还是回家去吧。等上两年，或许时局能向好处走。朝廷定制，在旗之人不许从事末业，还没听说过旗营的小爷进镖局谋生的。”

听到此处，五位旗营的小爷全乐了。仁德站起来向王五拱手施礼道：“前辈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现在旗营中的人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就差有要饭的了。我们哥儿五个不想混成要饭的，才先走一步。习武之人当不上兵，上不了梁山，就来投您了。”

王五示意让仁德坐下，把手里的酒杯也放了下来，说：“镖局的规矩入局要有铺保，未总发之人得父母具书同意，即便双亲不在，也得有族中长辈或舅父承诺。因为保镖是铁血行当，非同一般，我若收留你们，有违



行规，亦无法和你们的父母交代。以你们的弓马之术，将来不愁大用。”

说罢，王五举杯说：“这杯酒既是给你们接风，又算是送行。今晚就在源顺住下，明儿早上赶紧回密云，免得家中挂念。”说完之后，王五把杯中酒干了。可是哥儿五个都没有动。仁德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，双手呈上。王五接过打开一看：

正谊吾弟大鉴：

所荐五德，实乃五虎。弓马之强非常人可比，为人之道亦在云云者流之上。展其才，北道镖路之上必有大用。枪马已为之备，望吾弟均留之，切莫择用。五德者，义结桃园，同进同退。

愚兄魁元顿首

王五把信收入怀中，对五德说：“宣化魁元货栈的张北马驰遍长江以北，董魁元与我是莫逆之交，他给你们备枪马鼎力举荐，源顺无不留之理。”听到这儿，哥儿五个都掏出了腰间的六响炮，是清一水天津机器局造的左轮。义德收枪后说：“董老前辈教我们哥儿五个练过洋枪，说实在的，我们的枪法比不上箭法，枪子儿太贵了，玩儿不起。可心里大概也有个谱儿，三十丈内不敢说指左眼不打右眼，但不会打偏了、打飞了，撂不倒大活人。走镖时遇上真格的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们哥儿五个的短火可不是吃素的。”

说到这儿，礼德接了下茬儿：“长火我们哥儿五个也会使，可没玩儿过什么像样的好枪，口全太老了。董老前辈说想办法弄些俄造的长火，三百丈外就能把人撂倒，在口外旷地上好使，是真家伙。俄造的长短枪都是从外蒙流进来的，几转手就把价抬了上去。博王爷已经答应了，帮董老前辈弄一批物美价廉的好枪，魁元号有了好事，忘不了源顺。”

听到这儿，王五拍了拍腰间的左轮说：“我这把就是魁元兄送的。源顺镖局里有四十多条毛瑟枪，就是老了点儿。远了打不准，近了不如短火好使，背上这玩意儿走镖，就是吓唬吓唬道上的朋友。走镖不能光靠腰里硬（短枪）、胳膊壮（长枪），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入了道儿后，你们就明白了。”

听到这儿，小哥儿五个全乐了，仁德又从怀中掏出一个大信封，双手递给了王五。王五打开一看，是哥儿五个的铺保和家中长辈的具名状。王五也乐了，小哥儿五个交换了一下眼色一齐口呼：“师傅在上，受徒弟一拜。”说着就跪倒在地，行了大礼。王五首肯，师徒名份就定了下来。

镖路漫漫，镖旗展展。大清朝裱糊出一个“同治中兴”，又裱糊出了一个“光绪继盛”。在“中兴”、“继盛”的过程中，大小镖局办得都挺火。可是镖行的人们心里有数，乱世中的“盛时”，是镖行得意之秋，天下太平路不遗失，焉有镖行？“贼匪”揭竿而起，九州板荡，镖行焉用？天下将乱未乱，得意者弹冠恣睢，失意者怀怒怀怨，小宣、小泄之际，镖行得行其间。总之，吃镖行这碗饭，就是一个字——“难”！

镖局可不是吃粮领饷的衙门，小哥儿五个进了源顺的第三天就踏上了征程，走了一趟货真价实的北道——由安定门外的外馆到库伦。在外馆的来远货栈接镖之后，十八辆大车均插上了源顺的镖旗。二十名镖师分列车前上了三炷香，然后高呼：“起镖——”

五德背上了长火，挎上了单刀。王五叫他们收起家伙，说：“太平地界不亮长短兵器，过村镇时要下马步行，这是行规，以示礼敬地方。在险道上亮家伙，一来是用着方便；二来是让朋友知道知道，是扎手的。”

京北第一站就是立水桥，车到镇南口，源顺一行二十人均翻身下马，王五领着大家走进一家挂着蓝幌子的小饭馆。堂倌上来迎客，源顺的人入座后恰好坐满了三张桌子。王五对跑堂的说：“先上茶，然后上大饼卷大葱，一人来一大碗杂碎汤。”

王五坐在东桌上，五德分列下座，义德起身给师傅面前的茶碗中倒茶。这时就听“吧”的一声，一把包着红绸子的短火拍到了桌子上，把茶杯碰倒了。五德一下子全站了起来，王五示意他们坐下。就见一条壮汉在王五所坐的长凳上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在下祝天彪，人称卷地虎。这立水桥是祝家的地盘儿，镖头从这儿过路就是借路，不进庙上香，可是差点儿意思。我是个大度之人，可是这把短火不答应，它让您意思意思。”

王五笑了：“您先把这玩意儿收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”“行！你看着这玩意儿发痒，我就不把它摆这儿痒人。”说着就把短火往腰里一别，伸出了三个手指头：“这数，我是一口价。”

王五又笑了，掏出了腰间的左轮往桌上一拍，“咚”的一声。然后平静地对壮汉说：“您刚才拍枪的声音和这声不同吧，您拍枪的声音是木头

碰木头，声飘。我拍枪的声音是铁碰木头，声重。再说了，既然是亮家伙，哪有包着红绸子之理，又不是新娘子，怕见人。”

这条壮汉一听就傻了眼，站起来就要走。王五一把就拉住了他的手，把腕子一反，说：“朋友既然来了，就多坐会儿。”王五使的是腕子功，卷地虎半个身子都木了。“咕咚”一声又坐在了王五身边的长凳上，脸变得煞白。

王五坐下后给卷地虎倒了杯茶，说：“源顺专跑北道，这条路都蹉熟了。这立水桥是外馆屠三爷的地界，在下和三爷不敢说是莫逆之交，也是老朋友了。出门靠朋友，朋友当然是多多益善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。今儿和您算是初交，以后多关照。”卷地虎直愣愣地听着，像个泥捏的。

王五把碗中的茶水一饮而尽，看着手中的茶碗对卷地虎说：“这玩意儿不结实。”话音刚落，茶碗就被捏成了八瓣。卷地虎的脸色由白变黄了，手直发抖，脚底下直哆嗦。王五高声喊道：“掌柜的！真对不住，一不小心摔了您一个茶碗，结账时算上。”

卷地虎的上牙直打下牙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您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您老放小的一条生路……”王五点点头说：“看来你还没有入道，走镖的规矩是一路之上交朋友，可不买道。要是买道，这镖也就别走了。立水桥出京才二十多里，是太平地界，又住着巡检司……”

卷地虎两眼盯着王五小声说：“小的该死，听您的，也不入道了。道上的水太深，小的差得远，还是凭力气吃顿安生饭。”王五嘘了口气，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今儿咱们碰上了，这也是缘分。走镖的不兴在打尖时喝酒，回来时要是再能碰上，我就破例和你好好喝上两杯。”

卷地虎舒了口气，说：“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是赶垛子的，家住北岭村，专把山里的干枣、栗子、核桃、山里红往立水桥送。这活累点儿，这些日子又不景气，一时起了邪念。碰上了您，是老天爷不让我走邪道，您点化了我。要是碰上了个让我给唬住了的，我在邪道上就蹉了下去。邪道没有能走一辈子的……”

王五点点头说：“这就对了，还没吃饭吧，一块儿吃吧。”卷地虎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的垛子还在镇口，叫我侄子看着。我哥哥走得早，这孩子跟我干上了垛行。我得赶紧回去，他才十三岁，胆小，我怕他等急了。”

王五高声喊道：“掌柜的，给加两斤大饼，一斤酱杂碎，打包。”

卷地虎捧着大饼和酱杂碎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眼睛湿了。

再往北走，就进山了。过了南口就是关沟，出居庸关过八达岭，就到

了延庆州的地界。京畿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，均驻有步军统领衙门的捕盗营。交通枢纽、大乡大镇设有巡检司。总的来说，没有扎寨为王的巨盗，砸明火的草寇也很难安身。

出了京畿的辖区可就不同了，天高皇帝远，黑道上的朋友大者啸聚山林，结寨自守，小者白日拦路抢劫，黑夜袭扰村镇。镖车在延庆州地界上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

进山后多有险阻之地、三不管之地。险阻之地是山大王扎寨之所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官兵无可奈何。三不管之地是贼匪们的作案之所。省、府、州、县交界之地，犬牙交错，当官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互相推诿。

不在官道旁，驻防的镇标不管；属界不明，地方官不管；不近村、镇、屯、集，民团、乡丁、团练不管。上述地方势力的旗号是保境安民，不容许贼匪侵扰他的地盘。远离村、镇、屯、集之地，地方势力当然不会去多管闲事。

兵不管、官不管、绅不管之地，老百姓就称之为三不管，不管的原因是石头、土块上榨不出油水来。

一进三不管之区，王五叫五德亮家伙，把长火背上，把短火明挎在腰上，让“朋友”知道知道，来者是腰里硬、胳膊壮的主儿。

峰回路转，镖车每到险阻之地王五即高呼“合吾！”并对五德说：“这是和朋友打个招呼，告知一声我来了。人家要是认你这个朋友，或是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就应一声‘合吾！’合吾之意是跟我合得来的意思。”

正说着，山谷中传来了合吾之声，此起彼落。五德惊呆了，问道：“这山里到底有多少‘朋友’？听声可是几座山里都有他们的人。这么多的人窝在山里，人吃马喂……”

王五笑了：“没有多少人，空谷传声，来回激荡。其实，也就是几个喊号子的在虚张声势。要是真有小半百的人枪，就出来见客了。见客就是列一字阵亮相，树树山威。”

话音刚落，“合吾”之声又传回山口，三位朋友紧跟着走了出来，高声喊道：“王镖头久违了。”王五下马拱手说：“当家的好！”“托您的福对付着混吧。”“张寨主可好！”“托福安泰。”

王五从车上取出两坛牛栏山老白干，说：“替我向张寨主捎个好。”“那我就替张寨主谢了，您再往前走弄不好有小戏看，在我们地盘上演小戏，您就别跟他们客气，替我们寨主教训教训这些吃生米的。我们张寨主

说了，再不敬香火就对他们不客气了。”

说罢，二人一抱拳：“青山不改。”又相互招手说：“绿水长流。”

五德一听再往前走就有小戏看，都乐了。对王五说：“师傅，碰上吃生米的演小戏，就让我们哥儿五个练练手。”王五摇头说：“不可！吃生米的犯了飞龙岭的盘子，这是他们之间的事。咱们犯不上跟着掺和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少一个冤家少一堵墙。碰上吃生米的，也得好好点春。”

听到这儿，信德催马跟了上来问道：“这点春是怎么回事？”王五为了叫五德都能听见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点春是走镖的文功，又叫春点。就是凭这张嘴，化干戈，交朋友。

“道上的朋友亮出刀子时，爱说：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，豁着干了。’可是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要是人死了，要财有什么用？弄不好媳妇揣着银子、拉着孩子走主儿，儿子落了个跟后爹的姓。

“可是羞刀难入鞘，亮出家伙往里收时总得有点说词，得有点面子。走镖的行规是没有给买路钱的，但对道上朋友得给足面子。”

智德不解了，问道：“都落草为匪了，还要面子干什么？”王五答道：“这面子是给寨主的。寨主要面子干什么？是让小的们瞧的。在外头弯了，在家里也就不好服众，寨主也就别当了。

“道上朋友嘴里说着敢动刀子、敢见血，可是心里盘算的是不动铁、不见血。所以给个台阶，道上朋友没不下的。看走镖的背着长火、挎着短火，够扎手的。想放过去，可是在小的们面前又不好交代。这时走镖的只要叫声当家的，说句吃的是朋友的饭、穿的是朋友的衣，这朋友也就交上了。这话也在理，要没有贼匪，哪来的镖行。天下太平，路不遗失，保镖的上哪儿找饭辙？准得改行。”

说着说着，就快出山口了。王五告诉五德：“前面就是三合镇，那可是个大码头，得收起家伙。背着长火、挎着短火进镇，招人家不痛快。这三合镇是三道合一，山货道、粮食道、口货道，三合一，集于一镇。镇上货栈、粮店、旅店、饭店、酒馆、茶馆、烧锅、磨房、油房……应有尽有。绅商两界，合办了个团练所，遇事鸣锣能集二百多号人……”

五德听到这儿赶紧收起了长火，把短火别到了外衣里面。这时，突然一阵铜锣响，四十多号人列一字阵挡住了去路。五德刚要迎上去，王五挥手给止住了。这一字阵真让人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看穿着，个个都包着红头巾，身上穿着土黄色的号坎。阵中树着一面门旗，上书“双刀

杨无敌”。门旗下站着一个瘦高个儿，左手捧着双刀，右手持一面令旗。

王五跳下马来拱手道：“当家的辛苦了。”杨无敌把令旗向后背一插，说：“免礼！”说罢右手接过了一把刀，一转腕子，双手抖双刀封了个门户，然后对王五说：“我看你像条汉子，是个练家，过来对对招。”

王五又一拱手说：“在下身上没带家伙。”杨无敌把嘴一撇：“要饭的出门时还带个破瓦罐，出来走镖不带家伙，我看是混事的。你说了实话，我也就不为难你，这三合镇可不是好过的，和我们哥儿们意思意思，我双刀杨无敌保你平安进镇出镇。”

王五陪着笑脸说：“当家的想必知道，镖行的规矩是礼敬地方，途经村、屯、镇、集都得收起家伙，这三合镇在下也走过多次了，就不劳当家的的大驾了。您要是愿意和在下交个朋友，进镇之后找个地方絮叨絮叨。”

听到这儿双刀杨无敌恼了，一抖腕子，双刀的刀背相磕，发出了金属刺耳的撞击声和共鸣声。王五乐了，说：“您这刀看起来有个样儿，听起来也有个声儿，能否赐给在下过过目，饱饱眼福。”“行！就让你开开眼吧。”说着双刀杨就把右手刀扔了过来。

王五接住了刀，翻转着打量了几眼，又抖了抖，说：“听声儿我就知道，您这把刀是把片刀，刀板宽，刀背薄，双刀一磕，声不厚重，颤声儿长，打造时又过了火，是件软货。接到手里后一瞧一掂，就知道我的耳朵没错。在下练一手，您瞧着不用心疼，保证完璧归赵。”

说罢，王五丹田一运气，双腿一较劲，两手一握，向中一合，把杨无敌的右手刀给折弯了，成了一个初五的月亮。紧接着一反腕子，又把弯刀给掰直了。用大拇指弹了弹，扔了回去。杨无敌接住了刀，说：“行！有两下。看来你是愿意玩儿重家伙，得换个法儿练练。”

王五抱拳答道：“听您的。”杨无敌向后一挥手，两个半大小子从阵后扛过一柄青龙偃月刀，看样子得有二百多斤重。扛到杨无敌的身边，将刀竖起戳在了地上。双刀杨一挥手，阵后冲出一条壮汉，把青龙偃月刀横在手中一运气，连举了七下，脸色不改气不喘。然后一拱手，挥刀练了几招。收刀之后又一拱手：“某家，镇三山关刀李是也。”说罢，走了一个戏台上的过场。

王五看到这儿可真乐了，抱拳说：“二百多斤重的大刀往地上一戳，刀钻没吃进土里，这就露了相，练的几招，也都是戏台上的路子，是武生的戏套。在下得罪了。”一个箭步，来了个空手夺刀。青龙偃月刀到手后，王五将其抛向空中，单手接住后，向关刀李一招手：“拿回去玩儿吧！”

这时阵中响起了铜锣，双刀杨高声喊道：“撤！”众“好汉”四散而逃，超号的青龙偃月刀也不要了。五德捡起来一看，是木头做的，刚要用脚跺，王五给止住了：“这刀是从关帝庙中抄来的，是周仓手中的那把，别给弄坏了，进镇后送回关帝庙去。”

进镇后源顺的镖车就住进了下马居，客店掌柜的一听王镖头到了，赶紧迎了出来。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王五就把镇外的“小戏”和掌柜的说了说。掌柜的一听就笑了：“那是些游手后生，办了个香会。开庙时就去进香，谁家有个婚庆、寿庆，就去凑个热闹。近来不知怎么出了邪，在镇外唬人，只要被他们唬住了，进镇后就得摆几桌。自认是风光体面，其实是胡闹。我这就打发人把他们叫过来，给您赔个不是。”

王五连忙说道：“后生们的事就别认真了，您把他们叫过来干什么。”话还没落音，双刀杨走了进来，见了王五抱拳施礼说：“不知道王镖头来了，刚才在镇外多有得罪。您是宰相肚里好撑船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”

掌柜的听到这里把话接了过来：“王镖头要是和你来真格的，你还能站在这儿说话吗？北道上谁不知道大刀王五，也就是你们这帮浑小子，吃饱了混天黑，什么深浅都不知道。”

双刀杨又施一礼说：“我就是听人说了，才知道冲撞了源顺的王镖头。赶紧跑过来赔理道不是。我和您是一回生二回熟，您以后可得多指点……”

王五拉着杨无敌坐了下来，说：“不打不成交，过过手就不是外人，有句话我可得跟你直说。你们这一折腾，飞龙岭也有了耳闻，把你们当成是吃生米的了，要罚你们敬香火。我想你们犯不上招事，跟飞龙岭搅到一块儿，要是惊动了官面上的人，就说不清道不白了。”

听到这儿杨无敌可吓坏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让我们敬香火，我上哪儿找银子去呀？我们是起哄闹闹。把人唬住了，也就是混个肚圆，白吃人家一顿，没干过出格的事，更没受过香火银。从今以后我听您的，洗手不干了。道上的水太深，我可不敢再蹚。今晚上我给您摆酒道不是，谢您指点。”

王五拍着双刀杨的肩膀说：“洗手不干了就好，良家子弟不蹚这浑水。三合镇的人都有个头脸，走的都是白道。明儿一早镖车还得往宣化赶，今晚上的酒就免了，回来时我清闲，我做东，咱们好好聚聚。”

吃完晚饭后，王五走进五德的屋里一瞧，小哥儿五个全都上了炕。脱

下来的鞋东一只西一只，鞋跟全冲外。王五出屋后在院子里高喊了一声：“房上有人！抄家伙。”

五德一下子从炕上蹿了下来，一着地，可就乱了套，都手忙脚乱地满地找鞋，找到了鞋的忙着调过头来往脚上穿。礼德趿拉着鞋就往外跑，在门坎上绊了一个跟头。爬起来后一个箭步就跳到了院子中间，抬头一看，房上没有人。这时才感觉到脚底下冰凉，原来两只鞋一个在门坎里面、一个在门坎外面。穿好鞋后，发现哥儿四个也全蹿了出来，在院子中间直发愣。

这时王五面色严峻地说：“都回屋去。”进屋后王五示意五德上炕坐下，然后装上了袋烟，打开了话匣子：

“我这一嗓子是练练你们，要是真有事，你们哥儿五个可就吃了大亏，我得从头说起。走镖的上炕时，都得把鞋调个头，让鞋后跟冲着炕沿，为的是跳下炕来就能把鞋穿上。

“后上炕的人，不能碰乱了先上炕人的鞋，鞋脱在什么地方自己心里有个数。出了事，跳下炕来两脚就能找到自己的鞋。”

听到这儿，五德全跳下炕来把鞋就位，然后重新上炕。坐定了之后，王五放下烟袋说道：

“只要上了路，单刀和短火就不能离身。有事往外蹿时，手里得有家伙。怎么出门，可有个道道儿，得‘试路’。

“最常用的是挑衣问路，用单刀挑着件衣服往外一幌，紧跟着在下路来个左右旋风刀。如果门外两边藏着贼人，他俩准奔幌子下家伙，旋风刀走他们的空路，正好刮上两腿，准能见血。

“来个声东击西也行，一个人抄起张板凳从窗户上向外碰去，一声破窗的巨响，准把把门口的调了刀刃。大门后面的人来个卷地秋风，就滚了出去。刀走下路，顺带着就把堵门的两个毛贼断了腿。”

信德听到这儿眨了眨眼，问道：“贼人使的要是洋枪，被堵在了屋里，那该怎么办？”王五又装了一袋烟，抽了两口后缓缓地答道：“贼人有没有洋枪，被堵在屋里的人可不知道。走镖的人手中大多有腰里硬，贼人可知道。

“甭管有没有，你就当有，先投石问路，挑高走低，走高挑低。先从门窗上弄出点儿响动，长火、短火准奔响声儿来。一打响了，也就摸了贼人的底儿。到时候再见机行事，不论走高还是走低，都得侧身蹿出、滚出、猫出，不能挺着腰板儿向外冲。”



听到这儿义德问道：“被堵在屋里了，我干脆不往外冲，跟贼人耗上了，时间一长，准能惊动官府、惊动地方。”王五点着头道：“是个主意，可就怕贼人火攻。四面起火，被困在屋里就死定了。从火堆里向外跳，人家在暗处你在明处，是活靶子。这时再往外冲就晚了。贼人要不是红了眼，也不轻易火攻。火一点起来就做了大案，和地方上结了死过节儿，不是来寻仇的，一般不会用火攻。”

说到这儿，王五磕净了烟袋锅，扫了五德一眼说：“火这玩意儿对咱们也有用，先下手为强。躲在门后面、窗户后面，把一条棉被浇上洋油扔出去，借着火光，用短火把院子里的贼人都给撂了。总之，被堵在屋里后不能慌，得冲出去。”

“守是下策，最好不用。就拿刚才说吧，我一声‘房上有贼’，你们哥儿五个全乱了套，礼德的腿最快，可是往外一蹿，在门坎上绊了个跟斗，要是动真格时，这跟斗一摔，没准也就爬不起来了。天不早了，睡吧。”

五德头枕炕沿就要拉被盖，王五连连摇手说：“这可不行，走镖的什么时候都得头冲窗户睡觉，不能怕风。虽说是一出长城‘豆粒大的窟窿斗大的风’，可是多大风也得头冲窗户睡。一来是外面有什么动静好听得见，二来是出了事不用翻身下炕就登上了鞋。”

王五转身刚要出门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我还得嘱咐你们几句，只要上了路，一年四季都得穿着衣服睡觉，短火什么时候都不能离身，不能怕硌。单刀得放在枕头边上，出了事时右手出枪，左手抄起单刀。只要动了洋枪，就是你死我活。手中的左轮六响之后，可没工夫再装子弹，单刀就使上了。要是刀不在手，弄不好就要吃大亏。”

“待会儿就放狗了，大黄和二黑跟你们都不熟，你们哥儿五个就别再出这屋门了。走镖的规矩，只要把院子全包下来，入睡前就把狗链子打开，可得先给店家打一声招呼，这样店家就知道了，你不开门，他不进院子。路上你们多喂喂大黄、二黑，只要熟了，狗就护主。”

在关帝庙后院的西厢房里，双刀杨和关刀李正在喝闷酒。双刀杨叹了口气说：“想混个肚圆也不容易，看来只能收手了。”关刀李摇了摇头：“得罪了飞龙岭可不是好玩儿的，现在收手晚啦！得另想法子。”“我看一不做二不休，投卧虎山。”“投卧虎山人家收？为咱们去和飞龙岭结怨？”“咱们有见面礼。”“拿什么当见面礼？”“就在眼边上。”

夜深了，五德已进入梦乡。王五心里却总琢磨着双刀杨的眼神有点不